

D4
女
太
监

「澳大利亚」杰梅茵·格里尔 著

欧阳昱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女 太 监

〔澳大利亚〕

杰梅茵·格里尔 著

欧阳昱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 字数262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407—0803—0/I·567

定价: 4.85元

译者序言

杰梅茵·格里尔(1939—)是著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记者和女权主义运动家,她生于墨尔本,父母长期不和以及母亲的经常虐待给她的童年生活打上了不幸的印记。她先后毕业于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并在悉尼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25岁那年,她获英联邦奖学金去英国剑桥攻读博士,毕业后在沃里克大学讲授英国文学。60年代后期,她投身妇女运动,先后为《性感》、《澳洲人》、《观察家》、《旁听者》等报刊撰稿,并创办报纸《吮吸报》,成为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最重要的女权主义作品,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在1970—1980年代中,再版达18次之多,被译成12种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书大致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肉體》开篇,从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极为详尽地分析了男女在性征、骨骼、毛发、性行为等方面的形成、发展和差异,为女性了解自身和传统与社会对她们在这方面所抱的基本错误观念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指南。第二部分是《灵魂》。它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时髦典型”或“陈旧的样板”,这是指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即无论在诗歌、

绘画、小说或报章杂志上，都把美与财富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果使这种浑身散发着人造美感和珠光宝气的女性形象成为广大妇女效仿的一种对象。因此，女性从婴儿到少女，直至成年，始终都摆脱不了这种形象对自己的诱惑和束缚，始终囚禁在这副精神牢笼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从而变成弗洛伊德所称的“被阉割的人”，即“女太监”。第三部分主要谈爱情，其中涉及与爱情有关的各个方面，如理想、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家庭等，深入探讨了爱情和家庭的本质，对传统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男权主义社会企图以婚姻捆住妇女手脚、使其沦为家中奴仆的实质。第四部分与第三部分形成对照，它详细地阐述了男性对女性憎恨的心理动机、历史渊源和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即女性对男性的仇视、愤懑和反抗。同时，这一部分还分析了6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各个组织和派别提出的纲领及理论，对其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一个部分提出了妇女欲争取独立自主就必须闹革命的主张及一系列对策。

女权主义运动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新生事物，它是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经济独立等平等权利的运动，但女权主义思想早在15世纪就已产生，当时用笔维护女性的就有一位名叫克丽丝廷·德·皮桑的法国女人。16世纪，科内柳丝·阿格利帕写下了《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优势》，而在17世纪，玛丽·勒·雅·德·古尔曾撰写了《男女平等》和《女性的悲哀》两篇文章。在这些具有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18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她的《为女权一辩》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座理论丰碑。

一般说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为第一阶段，30年代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妇女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争取获得选举权，这个运动由于选举权的获得，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而跌入低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抬头，到60年代风起云涌，势头高涨，席卷了整个西方，成为举世瞩目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在第二阶段中，共出现了四部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分别为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1970）和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1970），其中以《女太监》分析最透辟、阐述最全面、抨击最猛烈、笔锋最辛辣，也较为有理论深度。《第二性》以存在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女人何以劣于男人的原因并提出了她们如何争取独立自由的初步设想，《女性的奥秘》则针对美国的妇女现实号召女性放弃追求“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目标，争取经济独立和政治领导权，《性政治》从另一个侧面专门阐明父权制的危害，要求男女在社会分工中作出巨大变革，使个人和家庭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女太监》不仅综合了上述特点，而且还提出了革命的主张，号召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使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上都达到平等。这可以说是杰梅茵对女权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尽管有些提法过于激烈，如所谓爱情是“被强奸者对强奸者的回答”，要革命首先就必须“拒绝结婚”，等等，但她的不少观点都切中时弊，如当代西方社会许多人的“性行为成了阴茎利用阴道手淫”，

人们“在对器官作爱，还不是对人”，“破裂家庭”是“产生许多弊病的根源，但本应破裂而未破裂的家庭更是造成紧张关系的根源”，等，又如她提出的“时髦典型”和“有机家庭”的观点，她依据大量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资料立论的方法，对当今我们如何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是颇有借鉴之处的。

由于此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社会，因而得出的结论未必可以说是就找到了全世界妇女运动的真理，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显而易见地偏激，这都有待于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分析对待。

本书在出版和编辑方面，得到了宋安群和汪正求两同志的大力协助，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Peter Brown 先生在一些难字的理解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和指教，均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文中舛错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译界前辈及同仁指正。

欧阳昱 91. 4. 7.

目 录

译者序言.....欧阳星 (1)

综述.....杰梅茵·格里尔 (1)

第一章 女性的肉体..... (15)

1. 性..... (15)

2. 骨骼..... (20)

3. 曲线..... (23)

4. 毛发..... (26)

5. 性欲..... (28)

6. 子宫..... (38)

第二章 女性的灵魂..... (45)

1. 时髦典型..... (45)

2. 精力..... (55)

3. 婴儿..... (61)

4. 少女..... (71)

5. 青春期..... (77)

6. 心理欺骗..... (85)

	7. 原材料.....	(95)
	8. 妇女的力量.....	(100)
	9. 工作.....	(116)
第三章	女性的爱情.....	(140)
	1. 理想.....	(140)
	2. 利他主义.....	(152)
	3. 利己主义.....	(156)
	4. 迷恋.....	(167)
	5. 浪漫.....	(178)
	6. 男性幻想之对象.....	(203)
	7. 中产阶级的爱情与婚姻之神话.....	(214)
	8. 家庭.....	(240)
	9. 安全感.....	(262)
第四章	女性的憎恨.....	(271)
	1. 憎恶和厌恶.....	(271)
	2. 辱骂.....	(287)
	3. 悲惨.....	(301)
	4. 忿懣.....	(313)
	5. 反抗.....	(324)
第五章	女性的革命.....	(349)

综 述

“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而我失去了我的性。”（托勒^①，《亨克曼》）

本书为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一个部分。老一辈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们已经度过了她们的狱中岁月，在她们继续生活的年代中，广大妇女已逐渐为各行各业所吸收，既能进入议会参政议政，又能到高等学府进行深造，可她们不愿从事这种职业，也谢绝行使议会自由权，对于高等学府，也只是日益视其为买卖交易之地，一边等着拿学位，一边等着嫁人，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女性高兴地看到，她们的精神以崭新而充满活力的面貌在新一代女性身上复活了。六点小组的领袖哈泽尔·汉金斯—哈利南夫人对年轻一代的女斗士，甚至在她们在性方面的坦率大方都持欢迎态度。“她们很年轻”，她对厄玛·克茨说，“政治头脑十分简单，但她们精力旺盛。直到最近为止，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年龄一直都很大，是我所不喜欢的。”继令人欣喜若狂的直接行动之后，两代人以前的好战的女士们早已安下心来，在大量的小型组织机构中从事固定的工作，她们的主要精力随着战后紧缩政策的实施，

^① 恩斯特·托勒（1893—1939），德国剧作家——原注。

容忍的20年代之后直至贩性的50年代中镶皱边服装、女式紧身胸衣以及女性气质的兴起而逐渐萎顿，变得日益消沉、日益体面起来。福音传道蜕变成了行为怪僻。

新旧两代强调的重点很不相同。从前，爱斯文的中产阶级女士要求的是改良，而现在，不讲斯文的中产阶级妇女却主张革命。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对革命的要求产生于对妇女解放的要求之前。新左派一直是大多数运动的温床，而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妇女解放取决于国家的消亡和无阶级社会的来临。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因为主张妇女参政者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信心和参与的热望已经消失殆尽。过去，女士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指出，她们并不想扰乱社会，推翻上帝的统治。婚姻、家庭、私人财产和国家受到她们行动的威胁，但她们渴望减轻保守分子的恐惧心理，这样一来，她们实际上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为妇女解放的失败而铺平了道路。5年前，这个失败就似乎已经很清楚了：议会中女议员的人数处于很低的水平，从事专门职业女性的人数已经稳定下来，只占极少数，而妇女从事的职业模式都是低收入、下贱而又属于辅助性的工作。鸟笼已经打开，可金丝雀却不愿飞出来。结论是，鸟笼的门决不应该打开，因为金丝雀生就了一副受奴役的天性。建议它们作出选择只会令它们迷惘和悲哀。

目前仍有一些女权主义机构在沿着老一辈主张妇女参政者所铺平的改革道路前进。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家贝蒂·弗里丹所领导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在议会委员会，特别是被认为与妇女有特殊关系的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政治家们仍然代表着妇女的利益，但这经常是作为附属品的妇女的利益，为了保护她们不受任意离婚和形形色色的好色之徒的

宪章所累。汉金斯—哈利南夫人的六点小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实体。目前局面的新鲜之处在于，这类团体正在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传播媒介对妇女解放运动，每周甚至每天不遗余力地加以曝光。变化在于，突然之间，人人都对妇女这个主题发生了兴趣。他们也许并不赞成现存的各种运动，但他们关注大是大非的问题。可以期望，这个运动在大学的年轻妇女中将会得到强大的支持。如果受剥削的女工最后决定绑架政府，向其勒索赎金，这也不足为怪，但那些似乎并无怨言的妇女却开始喷有烦言了，这才叫人惊奇。当我对由穿戴整齐的地方上的妇女所组成的安静的听众发言时，我惊奇地发现，她们快乐的胸怀中有着最激进的思想，她们口中所发出的是最尖锐的批评和最激烈的抗议之辞。新女权主义一天天获得了基层的支持，而这是主张妇女参政者在过去所做不到的。

对于这种新活动的原因，我们只能作一般的推测。也许女性过于厉害。也许妇女从未真正相信心理学家、宗教领袖、妇女杂志和男人们迫使她们接受的关于她们自己的描述。也许已经发生的改革最终使她们到达了一个终于可以看清整个前景并开始理解她们处境的基本理论的立场。也许由于她们不再陷入违背自己意愿的生儿育女和繁重而低下的家务劳动的缠缚之中，她们才有了思考的时间。也许我们社会的困境过于严重，又过于明显，因此妇女再也不能满足于将它交给别人处理。仇视妇女的人们认为，这种局面的造成是因为女性的不满情绪。妇女必须珍视这种不满情绪，把它看成是对生命要求的第一股冲动。她们已经开始用清楚而响亮的声音说话，并互相对话。男人只要看见女人们在一起谈话，就会感到不安，而现在，这种谈话意味着心怀叵测，图谋不轨。

“正是这样！”

可以断言，男人所获关于妇女的知识，如果仅仅是关于她们过去怎样和现在怎样，而不涉及她们可能会怎样的问题，这种知识就是极为不完整和极为肤浅的，而且将会永远如此，直到妇女们自己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出为止。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

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成员是一批广为宣传的少数派，每讨论一次女权主义问题，同样的脸谱便出现一次。她们总是以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而运动其实是没有领袖的。她们与以前相比，并未向规划革命的策略迈进一步。举行示威游行，编辑读书目录，出席委员会会议，这本身并非解放的表现，特别是当她们依然深陷于家务事中而仍未脱尽爱耍滑头的脂粉气时，就更是如此了。作为对必须采取行动自我解放的人们的一种教育手段，上述行为的有效性十分有限。这样一种解放所包含的自由概念是空洞无物的，最糟的时候，它是由男人的地位来界定的，而男人本身并不自由，充其量它也不过是一个可能性极其有限的世界中定义含混不清的术语罢了。一方面，有这样一批女权主义者，她们为了“社会、法律、职业、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平等观念而努力，视其敌人为歧视，其手段为竞争和需求。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她们对更美好的生活怀着理想，认为一旦正确的政治手段保证使所有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理想就会随之而实现。对

^① 穆勒（1806—1873），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译注。

那些厌恶传统政治方法，无论是君主立宪制，极权主义或革命方法的妇女来说，上述两种选择均没有多少魅力。如果家庭妇女非要等到世界革命成功之日才能获得自由，那么，她们丧失希望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同时，保守的政治方法不可能发明使一人之家这种经济上必不可少的单位多样化的方式。另外，她们还可以在一个方面找到行动的动机和理由，尽管不一定找到乌托邦的蓝图。她们可以以重新评价自己为开端，而不必以改变世界为起始。

假如人们对女性不可改变的卑下或生来依附于人的程度没有清楚的了解，就不可能对妇女解放的任何实例进行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以《肉体》一章为开篇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但并不知道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或本来可能成为什么。科学的教条主义认为现状是规律不可避免的结果，妇女必须学会咨询关于女性正常化的最基本的设想，以便重新开启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由于条件作用而被相继堵截了。因此，我们要从头开始，以细胞的性为起点。染色体的差别难以理解，除非通过发育得到显示，而发育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从一开始，我们对女性的观察就有意无意地受到我们于情不自禁中所作的设想，以及在此之后也并非总是可以辨认的设想所左右。对肉体的论述中有一个新的设想，那就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为了论证条件作用的某些方面，将对行为对骨骼的影响加以讨论。《骨骼》一节之后是《曲线》，它对有关女性的设想仍是必不可少的，接下去便是《毛发》一节，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基本的第二性征。

女性性欲一向是一个迷人的话题，本节的论述中力求说明女性性欲如何为大多数观察者所蒙蔽和扭曲，而且于今尤

烈。女性的构造一向以某种特殊的条件作用来描述，现在，那种条件作用的特殊性已经开始出现。但发生的情况是：女性被看作性玩物，供另一性的人即男人利用和欣赏。由于被视为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女性的性欲因而遭到拒绝并被人曲解。阴道从女性的形象中被一笔勾销，正如同她肉体其余部分所表现的独立和活力的征象受到压抑一样。为人赞扬并获得酬报的特征正是被阉割者的特征——胆小，丰满，慵倦，纤巧和矫揉造作。有人认为，女性的生殖会影响到万恶的子宫——歇斯底里，经期抑郁，衰弱，以及不适合于任何持久性事业等现象的根源——的作用中的全部有机体，《肉体》一章在结尾处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探讨。

根据归纳得出的灵肉特征的混合物便是永恒女性的神话，如今被人称作时髦典型。这是女性的主导形象，它统治着我们的文化并为所有的妇女所向往。我们假定消费文化的女神是人工制品，对她的制造过程即灵魂的制造进行了考察。该过程中的主要元素就像我们所见对肉体所作的阉割，是对能量的抑制并使之转向。按照同样简单的模式，我们又以《婴儿》一节从头开始，说明劣如何产生于优。少女努力按男性的方式调和她的学校教育和女性条件作用，直到青春期使她消除了模棱两可之感而安全地固定于女性的姿势之中，如果青春期果真有效的話。如果无效，她便进一步受到作为矫正措施的条件制约，特别是来自心理学家的制约，他们的设想和处方被描述为心理欺骗。

由于对智者性别有着过多的设想，模糊了女性智力的问题，因此在《原材料》一节中对50年来为发现男女两性智力差异模式而进行的彻底而多样化的试验失败作了扼要的叙述。由于种种试验与妇女缺乏逻辑思维，喜欢主观臆断，并

且一般都很愿意这样一种持久不衰的观念毫不相干，《女权》一节便以集上述所有偏见之大成者奥托·威林杰的《性与性格》一书为例，摒弃威林杰的美德观念并支持怀特海^①及其他人的观念，使该书始以定义的所有缺点都变成了优点。作为对这批女思想家会有多高价值的这种理论观点的一种修正，《工作》一节对女性贡献的实际模式和如何加以评价的问题作了真实的描述。

请靠拢些，女人，听我说吧。这一次请将你的好奇心转向实用的物体，考虑一下大自然给予你但却被社会掠夺的那些利益吧。请过来了解一下，你们是如何生来本是男人的伴侣、后来却成为他的奴隶的，你们是如何逐渐喜欢这种状况并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最后，长期的习惯于奴役又是如何使你们退化到宁要使人衰弱但却舒适的恶习，却不要较难获得的自由和名望的美德的。如果我将描绘的图画会使你们掌握住你们自己，如果你们对此会不带感情地加以沉思，那就请你们回去，作你们没有出息的消遣吧。“无可救药，恶习已经成为规矩。”

肖德罗·德·拉克罗^②，1783年《论妇女教育》

对妇女的阉割是在将男女分成相对两极的情况下进行的，男人霸占了全部精力，把它化为进攻型的征服者的强权，将异性间的全部接触贬低为一种施虐—受虐狂的模式。这意味着对我们爱情观的歪曲。《爱情》一章以歌颂理想为开篇，接着描述某些主要的性反常行为如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迷

①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原注。

② 拉克罗（1741—1808），法国军人兼作家——译注。

态。这些畸变以各种神话的伪装出现，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浪漫，它叙述了那种欲火旺盛但却大失所望的女性当作养料的白日梦，一是男性幻想之对象，它叙述了尤其为男性文学偏爱的表现妇女的手法，《中产阶级的爱情和婚姻之神话》一节记录了异性恋中最常见的共同幻想如何在我们的社会兴起，作为对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形式家庭进行讨论的前奏。《家庭》一节对我们时代的核心家庭作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采用某些并非明确的抉择的建议。但它的主旨一如全书，主要是提出一种抉择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害怕自由的人有一个主要的幽灵，那就是不安全感，因此，《爱情》一章最后对使人产生错觉的安全感进行了谴责，因为它是统治福利国家的神祇，在核武器战争、全球污染和人口爆炸的时代，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不实在。

由于爱情过于反常，它在许多情况下含有一定的憎恨。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以产生于色情虐待狂，过份挑剔和负疚感的憎恶和厌嫌的形式出现，从而使人对女性肉体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更经常的是，它仅限于辱骂和嘲弄，通过随便侮辱和乱开玩笑而得到表现。这几节文章不拟详述妇女在个人家庭环境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只讨论一般公共场合下，男女双方互相利用的复杂模式不可能造成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在女权主义文学中，有大量关于痛苦经历的主观描述，因此，《悲惨》一节更广泛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说明即使当妇女的确实是在遵循婚姻指导顾问和他们代表的制度所规划的蓝图时，也有大量客观事实证明，她们并不幸福。尽管没有女性对男性的攻击模式可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相比拟，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忿恚在激烈的、非肉体的性冲突中起着作用，通常表现为一种游戏，一种真实问题从不露端倪的

模式化的情境。这种无意识的报复行为与更有组织、更具表现力的女性反抗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力求将男人定性为敌人，要么与之竞争，要么与之分庭抗礼或加以攻击。只要这类运动要求或迫使男人给予她们自由，那它就只会加深两性的离异和她们自己的依赖性。

要革命就必须纠正我们关于女性、性欲、爱情和社会等设想所综合产生的某些错误观点。《革命》这一章试图指出调配能量的方向，使其不再用于压抑，而是用在愿望、运动和创造之中。必须将性欲从强者和弱者、主人与奴仆、有性与中性者之间那种肮脏交易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性欲强大、温文尔雅而又柔情似水者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决不能拒绝异性之间的接触。超级女性不要再支持全能的行政长官搞自欺欺人的那一套了，与其对此加以攻击，不如摆脱想投其所好的愿望为佳。很有可能男人会抵制妇女解放，因为它威胁到阳具自恋的根基，但那种迹象表明，男人们自己也在寻找更令人满意的角色。如果妇女解放了自己，她们也许会使她们的压迫者得到解放：男人们也许会感到，他们把自己看作性能量的唯一管理者和妇女儿童普遍的保护人，这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特别是他们错误导向的能量产生了最终武器时，就更其如此了。在将妇女纳入由男性主宰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男人们已经表现出一种想与妇女分担责任的意愿，尽管这种邀请并未被接受。此种情况也可以解释为男人做了一满桶大杂烩，想让女人帮忙提桶，既然如此，女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如果妇女能够想到，只有当她们全身心地投入，文明才能成熟起来，她们也许就会对变化和新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精神危